

他抢了我的男朋友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什么，他不爱我，连喜欢都谈不上。我对他当然是喜欢的，爱情并不是没有幻想，只是有些事情长大了就知道并没有完美。但是看到这些我还是惊讶的，在我的房间里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也许我还应该尖叫或者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男友有点尴尬的看着我，另外一个男孩没什么表情，我想应该是装的，男孩起身想走，我的‘男朋友’（叫罗翔）拉住了他，说：“你先别走”然后又看着我：“韩迷 有些事要和你谈”天气其实挺热的。我进厨房倒了两杯水出来，发现少了一杯，把水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对视了一下，我对罗翔说：“我妈今天有事所以我就早回来了一会，想告诉你晚上不用做饭了。还有我妈很喜欢咪咪（我们的狗）想留它多住两天。”想起我妈我就不自觉笑了出来，那个大活宝。。男孩突然有点受伤的“你就这么确定吗 他就一定回到你身边，看不起我你就说，何必。。”‘葵！’罗翔叫他的名字，我一下子没了力气，还要我说什么呢？受伤的人应该是我吧，我是不是应该歇斯底里的闹，对！我完全有资格那样做！我有权利骂人 罗翔骗了我，他甚至是利用了我，那个人还是个男人。。可是我能说什么？多年的教育让我脑中能想到只是爱情平等。我甚至没有资格让我自己去鄙视他们，那么我的心情呢？谁来考虑我的心情？罗翔开口了‘韩迷 你不用这样，我对不起你我知道。 不过我希望好聚好散，我可以弥补你，但是请不要伤害他。。’罗翔的话终止于我的一抹笑意中‘你凭什么这样说呢，爱上一个人就有资格去伤害别人吗？罗翔 为什么一开口我就是坏人’我冲那个男孩说‘我为什么要鄙视你？你又为什么冲我发火？谁也不是悲情的主角’罗翔真的是很惊讶。他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罗翔 我并没有对不起你 你们不用一脸委屈的看着我，为什么先入为主的认为我会伤害他？但是你确实伤害了我。。’‘韩迷 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现在出去一下，晚上我会来收拾东西’

我坐在麦当劳里，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和罗翔在一起是很平淡的。他没什么不好，我娇生惯养所以他做家务，不干涉我的私生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他能帮到他从来都是尽力的，不管是学业还是什么，甚至是我不正常或变态的爱，但是总是缺少什么，缺的是爱情的感觉，我们像朋友而非恋人。我们没有恋人之间的争执，或者从开始这就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我曾想也许他就是一个淡然的人。他平实无怨的付出就是最真挚的爱情。当初看中的也是他这一点，在厌倦了所有男生对我狂热的嘴脸之后，我出奇的对他感兴趣，我约他他便赴约，他的手机从不关机但也从不主动约我。深夜打扰他也从来说不，在约好地方总是看到他淡淡的站在那里。对！就是淡淡的，淡淡的眼神，淡淡的口气，淡淡的动作，我到大学的时候对男生就比较不抱希望了，读再多的书，平时看起来再道貌岸然也不是无动机的，朋友？哼！在罗翔之前我真的没见过没想法的。自然我会被罗翔吸引，他甚至不主动拉我的手，我们一起喝酒喝多了他把我带回家自己睡沙发。但是并不代表冷漠，时间长了出了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一定不会拒绝我，他对我无企图，我被征服了。

现在真相大白了，罗翔或许是最有企图的一个，我不想说什么玩弄我的感情之类的，我也无意做出一副怨女状。只是我受伤了，罗翔不是淡淡的，他看着那个男孩我分明看到了淡然以外的东西。他甚至有些无理的对我表示愤怒，怕我伤害他？伤害吗？揭穿他们？这一段在我的掩盖之下的不溶于世的感情。我的受伤在于你的甚至没有一点点点的了解我，同居一年多，你甚至一点点都没有了解我，哪怕只有一点你也会知道我不会。

我回去的时候8点多了，那个男孩已经走了。罗翔坐在沙发前看电视见我回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些衣服，罗翔走过来坐在床上看着我“你不用急着走，我先去外边住，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我再找别的房子，这已经交了一年的房租，只是要注意煤气，衣服不要一直挂在外边，晚上拿到客厅，外边的东西不卫生，药放在柜子的第三层。。。”我突然就快要忍不住了，我恨不得抱抱他，也许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只是他一直用什么打动着我，我看着他总是怕他哭，这是我一直无法触摸到的悲伤，现在更加的触摸不到。这个我永远也碰不到的男生。这通彻心扉的通，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爱上的不是我？那么又为什么要对我好？当人们很真实的感到一个东西是你永远也得而又十分不舍的时候或许最隐秘又说说不出的伤心的理由是不甘心，这个男人，我永远都得不到他。永远都是。

之后我便没有交男朋友，咪咪交给我我妈照顾了，她是一个走在时尚前端的女人，我一直最佩服的女人就是我妈妈，我回家和我妈住了一段，她照例唠叨了一阵便没有什么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勇气来自于这个50多岁的女人，她具备一切我渴望的品质，我爱她。

大学很快就过去了，我没有很快找工作，也许生活并没有对我展现它残酷的一面所以我甘心在家里做一只米虫，每天写写字，上网，看动漫，老妈进来帮我收拾屋子总是骂我吸烟太多，夏天蚊子都在我的屋子里做了怨死鬼，拉开厚重的窗帘让我的眼睛不能适应阳光，我大喊“不要呀！！照死了，要死啦！！！”我妈一边埋怨一边扒我的衣服。我经常穿着睡衣好多天都不换。头发长呀长也不去整理不自觉就到腰了。每天不算好也不算坏的过着。有时夜深人静我突然就很绝望，我开始不自觉的经常自嘲，我才22岁呀。我怎么像个愤青，我于是又开始约朋友出去或者逛街或者自己坐在麦当劳看着外边，不知不觉就是一下午。我知道这一切和罗翔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过是在放任自己的任性。滋养消极并享受下坠的感觉。没想到我走出大学还有时间搞这些。哈哈，我沉浸在自己这片漫天遍野的黑暗中，小心翼翼的回避着什么。

有天应该是挺晚的了，我关上电脑躺在床上睡不着，悄悄的去厨房打了点冰坐在窗前喝酒。电话响了，我看号码是罗翔的，我没怎么想就接了。“你还没睡吗？”

“废话，我睡了能接你电话吗？”我可能是酒喝的差不多了，说话基本上是不考虑的。

“你喝酒了？”

“你有事吗？”我当时是很清醒的，我清醒到只说平时不会说的不加任何装饰的话，我想你丫有事不说你装什么，肯定不是和我叙旧的，分开2年了都没给我打个电话现在管我喝酒，真是找抽呢。

“恩 有事，我可以见见你吗？”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我敏感的感到了什么，罗翔会在这个夜晚给我打电话，在不确定我是否清醒的情况下要求见我，他肯定是有啥事了。不然他根本不会这么做。而我当然不会自做多情的以为他余情未了的什么的，这两年我有意无意的关注他们这个圈子，我甚至结交了不少‘女同志’。他对我应该没有什么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我尽量不发出声音的出门，但是还是撞到了花瓶，我有些后悔为什么今天要喝酒，两年没见罗翔基本没什么变化，我又一次不自觉的自嘲，他为什么要有变化，我在希望什么，他离开我过的不好或者爱情的滋润下过的特别的好？星空下罗翔那张淡淡的脸我却依然看到了悲伤，那张我思念了两年的脸我随时愿意替他痛哭出来。就这样似乎一下子把我带到

了2年前。

我们找了一个24小时的咖啡厅，我叫了一瓶红酒不停的吸烟，他问了我写些什么我都没有回答，我想反正已经喝多了，我不要再保持什么风度幽雅，我打断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不了解我不代表我不了解他，呵呵！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了解，了解他我怎么知道他喜欢男人呢？但是我起码有掌握他的行为方式和习惯的。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你就说吧。他有些意外我这么说话“韩迷你变了许多”我是真的笑了，变了？我只是发现没有必要再伪装，其实一直都没有变的就是我。我甚至痛恨自己这一点。我拒绝了成长，我停留在两年以前，或者更久，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绝望开始我就开始拒绝成长了。这种绝望不是由谁而生而是骨子里的根深蒂固的绝望，如果非要找个理由也只能说是过分的思考和企图包容一些的想法，所以我理解他们的爱，所以我原谅了去女同学家借宿但他男朋友却要趴上我的床，但是我毕竟不是上帝，我高估了我自己，因为企图理解所有人所以不能放过我自己，因为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因所以我不能发火，因为任何事存在都有理由所以先要包容，我淡化了我身上一切的悲剧来面对世界在这一刻我突然怒气冲天，罗翔我以为你是了解我的，我以为你可以帮我卸下这从童年就积攒的阴影，我以为你是特别的你是我的天使，我在意了2年呀，这和你喜欢男人女人没有关系，我只是感到委屈，在这个久违了2年的面孔面前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了。

罗翔还是说了，他看到我的悲伤仅仅是犹豫了几秒中，他说他要出国了，他毕竟也只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他爸爸帮他办的要去日本两年，然后他说“韩迷，葵，他已经没有家了，他就只有我，我父母就是这样才让我走的，甚至退了我们一起的房子，你知道。”他好象突然就知道了什么，或许是突然理解了我眼中的悲伤，或者只是狡猾的让我以后毫无怨言所以等着我先来说什么。“算了，我就是想和谁说说，我总觉得可能只有你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交谈，临分开的时候我问了那个叫葵的男孩的联系方式。

我从葵打工的地方看到他，他全名是林葵。他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他打工的酒吧2点结束。我等下班带他去避风塘。他没有什么疑惑不满跟着我走，我的出现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不自然。到了我给他叫的吃的他几乎都没动，我不知道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回家，他也走了。回家我想起来我没给他打车费。

其实我知道罗翔想让我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是上帝，谁都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而不可能是神，可能罗翔没有朋友也可以说没有朋友能接受他这种托付，然后我能为林葵做什么？我有什么立场去帮他而他有什么接受我的帮助？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晚8点的肥皂剧这是生活。然后我还是在一个月后去了林葵的酒吧。

我坐在角落了看着林葵，不！应该叫观察，他个子很高有点瘦但这没什么，我们大学的情况是普遍男生比女生腰细的多。酒吧里的灯光看不出他的脸色，不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发黄。他显得很笨拙因为领班似乎总是骂他，摔掉的杯子是从薪水里扣并且一个好几十，他的这份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看他表情很心疼但是也算是任劳任怨，所以并不讨人厌。我等到他下班问他可不可以去他住的地方，他说行。我想这样可以节省打车费，而且这对他很重要。他就住在酒吧后街的房子二楼像仓库，气味很不好，虽然天气已经不是那么热了但是呆惯了空调屋子的我还是喘不过气来。他把床收拾了一下让我坐。我问他你吃饭了吗？他说下午吃的。我又问你中午吃饭了吗？他说早上吃的。我看他似乎困了又问“明天有课吧？”他笑了笑“早不上了，能活着就不错了”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了，而且我实在是热的受不了就起身回家了。回去我躺在床上就想，我整天坐家里别扭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在家里住下去就真的是废了，我用以前的积蓄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是两室的。我睡的房间依然用了一个厚厚的窗帘，拉上窗帘基本上就进不到一丁点的阳光，我在那层窗帘下过不分白天黑夜的生活。老妈还是唠叨了一阵但并没有阻止我，但我却阻止了她不定时来关照我的行为，我每天基本上就是吃面，各种方便面都让我吃遍了。有时就去那个酒吧喝酒，看着林葵我渐渐感到什么才是生活。他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一见面就对我发火的男孩子了，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天真或许是他异常的沉默和温顺给我感觉圆滑了很多。这说明罗翔并没有好好的保护他，他今年才多大19？20？两年前才多大？成年，最多就是成年。我挺清楚记得当时罗翔说请我不要伤害他。

一天我睡觉手机响，我看表已经是后半夜了。电话是公安局打来的，酒吧有人闹事问我认识叫林葵的人吗。我说不认识。放下电话我想他打架关我什么事，但是突然又觉得不对，为什么他们会把电话打到我这来，林葵说的，但是林葵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我把电话打过去说对不起等等等等。在路上我就觉得很可笑，罗翔说的时候就把我的电话告诉林葵了，他说什么只是找我说说话，他凭什么把我的电话告诉别人，林葵一直握着我的电话号码还一脸无辜的对着我。哈哈。我真是被人当傻瓜耍了呀，两年前如此，两年后还是如此。罗翔你就笃定我会帮是不是。

在公安局看到林葵我眼睛跳了一下，他满身的血，衣服破了，大眼睛看着我，也没有恐惧什么的反正说不清我一把就扑过去想抱住他，有个年轻的警察拦着我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干什么你没看见他受伤了吗？警察怒了，你喊什么，他死不了。我也怒了，我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最后还是我妈去了把我们两个都弄出来，我妈出奇的镇定，出了公安局都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看着林葵突然就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呀。我嫉妒他，我说我理解其实我还是仇视他的，我心里一万遍想过他这种人阻碍着我的幸福，我把我自己想的跟圣人似的其实我谁也不能理解，我鄙视他，我对这段事耿耿于怀因为他是个男的，可是他毕竟还是孩子。也许我也是个孩子，我们都是。

我先带他去医院，他没怎么受伤，其实也不是他打架。就是客人之间争执牵连到了他，医生把他脚上被玻璃碎片划伤的部分包好就说可以走了。他说“今天对不起，我先回去了。”我看着他又来气了，我说“你对不起就完了是吗？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我电话？”他很难过的样子，半天才说“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看他的样子换我难受了，我心想罗翔你欠我的，或者是我以前一直欠你的，我以爱情的名义从你那要的太多，要关怀要陪伴要帮助，然后发现你爱的不是我，就变成我欠你的了？可是误会不是你造成的吗？明明被骗的是我怎么好象我欠你的？为什么错的是你受惩罚的却是我？最后林葵的肚子响了。

我把他带回家，家里没什么吃的可是楼下能买到吃的地方都关门了。我煮了一袋面，想了想他肯定是吃不饱，我又拿冰箱的用来调鸡蛋和平时生吃的西红柿给他炒了个菜，我虽然平时从来不做但是做出来并不是很糟糕，有中午我买盒饭剩下的米饭。我放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我把饭端出来的时候他规矩矩坐在沙发上，我说过来吃饭了。他看着我，一瞬间我感到似乎是两年前，那个眼神，他开口“你在同情我吗？我。。。”我是终于爆发了。我一下子把桌子给掀了。“我同情你？谁同情我？我还等着谁来为我解释这一切”我想我真的是疯了。

林葵被我吓到了，我蹲在那收拾满地的饭菜和破碎的盘子，过了一会他也过来帮我，我觉得我无比的委屈就坐在地上就哭了，哭的十分的不好看，可以说是哇哇的大哭，不对！是号啕大哭，我想全楼的人都知道3楼有个疯子大半夜喜欢抽风。林葵睁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突然就笑了，我用衣服擦了一下鼻涕，发现我也够恶心的了。

我又去给他做了袋面和菜，米饭没有了。我一边做一边念叨，罗翔，你等着，等你回来。又觉得自己给自己找病，掀了

未定标题

桌子再重做，真是犯贱，可是林葵他对着我笑了，还有两个酒窝，我再一次清楚的感觉到他还是个孩子。哎，我不想再想了，一切就这样吧

我洗完澡基本他就吃完了，我一边洗碗一边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住在这里，看到那个房间了吗，那个酒吧也不要做了，你先休息几天吧，之后再说”他等我洗好出来对我说“然后呢？”“什么然后”“然后我怎么样呢？”我看着他“林葵，你不要激怒我，也不要逼我去说什么，这也许是我与罗翔的事，也许是你和我的事。不要问为什么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也不知道，就先按我说的办吧，毕竟你出了什么事能打也不过是我的电话”他脸一下子红了“我不会。。。”我烦了“行了，我要睡了，你先和我睡吧今天。”“和你？！”我头都疼了“你又不喜欢女人！今天没有被子明天我再去买”

我想两个人生活要花费很多，所以我不得出去找份工作，是做文员，不是很忙，但是很规律的生活让我不能适应，买了被子林葵就去另一间屋子睡了，我每天上两个闹表还是不能起床只要叫他叫我，起初他每天最怕叫我起床，仿佛是他的末日，后来我也习惯了，没想到我韩咪咪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父母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情敌而过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可是以前稿费所积攒下来的钱并不多，自己的话还好说，可是拉着另一个人怎么还能开口找家里要钱，老妈养我还说的过去，用家里的钱养个不相干的人。呵呵，不相干的人，林葵，你要感谢我从小是读三毛的书长大。那个在沙漠中助人无数救人无数的女子，我们都要感谢她吧。

林葵是坚持回酒吧上班的，但是他会回来我这里睡觉，那天晚上他很快就睡着了，可能是打工本来就很辛苦还受伤了在公安局和医院耗到这么晚，只有那天我没有拉窗帘，借着月光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一张很男孩子的脸，除了醒的时候眼睛很大，可是他分明就不喜欢女人，那么他会不会感到女人很恶心呢？还是讨厌女生？或者是没有感觉吧。应该还是没有感觉，那么他到底是把自己也当成女人，还是他自己当自己是男人也把我当成男人呢？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林葵好像挺喜欢看书的，有一次我找一本外国小说好久最后从他的房间里看到，我问他他说从厕所捡到的。我上厕所就有毛病爱看书，走时就忘了，不过这让我有些意外，有一次周末，等林葵下班我说陪我喝酒吧。林葵那种表情看我。我拿了瓶芝华士，喝了一点他脸就红了，我想小样，酒吧工作就这点酒量，他看我老看他不太高兴“一个女人没事老喝酒，还吸这么多的烟，真不知道他当初怎么会和你在一起。”我也有些不高兴了，我想还说难道罗翔跟你在一起就对了？不过还是趁这个机会说点别的吧，矫情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你今年多大了？”“过了生日就20岁了”他从钱包里把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照片里的男孩真是漂亮，很朴素的那种。“你什么时候不上学了？”这个是最想知道的。他没有说话喝了一大口，过了一会，“去年，大一的时候休学了。”我更意外了，没想到他上了大学。“后来呢，怎么不上了？”“哼，都知道了，大家不说，可宿舍的人都怕我，女生看我像怪物。他们说我有爱滋，学校虽然不管，可也经不起他父母闹。”我没有再说话，我以为是因学费的问题，林葵说的‘他’肯定是罗翔。不过我实在没想到他和罗翔在一起经历过这些，罗翔当初信誓旦旦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生怕他受到一点伤害的模样，那么我见到林葵的时候他才上高三？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恩，怎么相爱？。然后到今天这一步，其实这一切我是很好奇的，带点人类劣根性的好事的那种态度的好奇。

然后我就和他不停的喝酒，我想等他自己说，可是他喝到眼睛红红的也不再支声。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和罗翔。。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很早就认识了。”我翻了翻白眼，和他说话真是把我郁闷死，和没问有什么两样。“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的？”“4年以前”“你们。。爱情吗？还是。。。”他突然抬眼看着我，不是迷茫不是我平时看到的，是带点坚定带点嘲弄或者是什么。我有些愤怒了，我竟然感到被嘲弄了，“我怎么了？林葵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吧！”“你爱他吗？”他冒出来一句。我愣住了，爱？我不知道，和罗翔在一起。我想至少算恋爱，一男一女在一起的很自然的感觉，即使没有惊天动地，但我对他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也许是时间积累的，但最初起码是喜欢，最初起码是有感觉，但我还没那么无耻，我不敢说爱，那是个太伟大的词，要什么样的深情能称之为爱？也许世人太容易把爱挂在嘴边但现在我不会，我能接受别人左一个爱右一个爱的都算是爱，但我不会。“我喜欢他”我说。“你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个男人吗？”他又问。我想这是什么问题，男人这么多我肯定不会每一个都去喜欢，但因为这个男人是罗翔所以我才喜欢。“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他！喜欢是没有理由的吧”我想起大话西游那句经典的台词。“那如果他是女人呢？如果他是女人你还喜欢他吗？”我有点懵了，如果罗翔是女人，可他是男人没错呀。“因为他是他？！你们总是说什么爱情不需要理由，爱情没有国界，不分年龄种族，因为爱了所以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爱人要爱他的一切，包括缺点有点，你们说的天花乱坠，前提就是他是个男人，如果他是女人呢？你就不爱他了吗？那么你爱他什么？你还敢说爱他这个人，你还敢说爱他的前？还敢说爱情没有理由？”我彻底说不出话来了，我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林葵，脑子有点乱，他这些问题并不是向我问的，像是在问所有人，更像是对给过他歧视和伤害的人的一种反驳，我不过是他发泄的一个出口，而我已经没有任何话能再反驳他了。

他好象并不觉得过瘾，哼了一声接着说“其实你看不起我我知道。。。”“林葵！你适可而止，我对你怎么了？我对你对罗翔。。。哈，当初你和罗翔是怎么对我的？你们在我的床上干了什么？我说什么了？我对你做什么了？你受过欺负受过歧视，你过的不好我知道，但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我理解你们的爱情，甚至是心疼你，但是我并不欠你什么，请你注意你的态度！！！！”我知道我也喝多了，不过也好，我一直是委屈的，当初罗翔分明是利用了我，我就这么回到自己的小窝默默疗伤但并不代表我就没有想法，也不代表我的感情就无关紧要，我极力的抑制自己的怨恨并不代表我好欺负。和别人相比对于他们我至少是极为善良的了，说是以德报怨都不算过份，林葵凭什么用这种嘲弄的态度对我？林葵笑了，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见他笑。但上次是很纯的笑，我对他嘴边的两个小酒窝印象很深，那种孩子的稚气我感到喜欢也很舒服。但这次林葵的笑我感到那不是孩子的笑，他像是笑我的无知或者说他好象在同情我，对！他在同情我。“你对我？你收留我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吗？你摆出一种伪善的理解我就要对你感激的痛哭流涕吗？帮助自己的情敌让你感觉自己很伟大吗？被你伟大爱心眷顾的人并没有像童话里无知的配角对你顶级膜拜让你很不满吗？你说过谁都不是悲情的主角，同样，谁也不是热血的英雄！”

我快气疯了，韩咪咪看到了吧，看看你做了什么，你折腾了半天被人当无知小儿了，你怎么会认为林葵是孩子，你怎么能忍受他们又一次伤害你，够了。我冲林葵喊“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是伪善的，我承认我不是英雄，我不怀好意，我编了一个无聊的童话，我心地丑恶，那你在这里做什么？”林葵没再说什么，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开门走了。然后我自己接着喝，喝掉了那瓶芝华士还是觉得不够又抄起一瓶白酒接着喝不知道喝了多久。

未定标题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冲到厕所吐了起来，把胃了的东西都吐了出来，眼泪也流了出来，还是吐不停的吐，我就躺在厕所的地上，我很奇怪为什么每次喝酒总是脑子很清楚。可是这次胃口不知道为什么痛的要命，更奇怪的思维比平时活跃的多，我想起来高中的时候老师讲到种族歧视的时候有个例子，是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大多数白人认为种族平等没什么不对但不要在自己的所在的洲实行，理论上怎么都可以但不要出现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突然想到这个，胃里明明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感觉翻江倒海的，继续呕，最后我好像尝到了血腥的味道，我想老妈呀，咪咪要是在这了了了你可不要难过呀，但是我并不恐惧，我想我真是可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来我体内满载的绝望已经可以平静的接受死亡，不过后来想想当时不是不怕死，应该是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会就这么了结罢了。

然后我感到有人进来了，是林葵，他把我抱起来，我想奇怪了我这么重他怎么能抱动我。“你怎么又回来？我这么恶心的女人。”我刚想我怎么还能说话就又呕了起来。林葵看到血了，我感到他抱我双臂是颤抖的，他在害怕。他把我抱到床上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没事，他开始找什么，过一会我听到他拿我的手机叫了救护车。我渐渐不能说话了，我闭着眼听到他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对我们真的很好了。我以后会听话的。你怎么了，你睁眼看我行吗？”我很努力的睁开眼，我看到他的眼泪，我想抬手摸摸，他说他会听话，呵呵，究竟还是个孩子。。。。。

最后林葵没有等救护车而把我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我开始意识到他是个男孩子，他虽然很瘦但足以把我这种重量的女生抱起来，我没什么大事就是长期酗酒把胃喝伤了，这次胃出血可能有点严重。在医院住了两天我就回家了，当然没敢让我老妈知道，开始就只能喝点粥，林葵帮我煮的，说实话真是太难喝了，不过由他来照顾我还真是很不可思议。有天晚上他把洗好的衣服拿进来让我有种幻觉似乎看到了罗翔。

等我病好了就又要去工作了，晚上没事还是写点什么赚点稿费，林葵开始学着偶尔做饭，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合格的女人，我经常起晚了就不吃早点，中午有时上网也就忘了吃午饭，晚饭也就是这么回事，以前上学放假的时候老妈去外地出差几天，我把家里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是懒得下楼买，水喝没了就喝自来水，硬是挺了三天等我妈回来，我妈回来的时候我基本上饿的连话都懒得说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闹钟还没响林葵就进来把我抓起来了，因为我一般都不锁门（我想反正他是个GAY嘛，就和女人一起住差不多啦）我洗完脸就看他坐那等我，桌子上有面条和我不知名的小菜，他等我坐过来说，吃饭了。然后才拿筷子开始吃。我忍不住笑出来。他看我一眼好像也觉得不好意思。我赶紧说，没事没事，谢谢你。然后俨然坐得很端正的吃饭。不过那天一天都挺开心的，也许生活并不像我想的那么无趣嘛。

觉得林葵应该继续上学，他还那么小，而且他真的很喜欢读书，我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后来听说他喜欢名著就把老爸那套精装版的四大名著也偷来了，而且特别等他在家的時候亲手给他的而不是像其他的书那样直接放他屋里，他有点惊讶，然后甜甜的笑了，两个小酒窝真是醉到我心里去，虽然他是冲着书笑而不是我。我想那次林葵说的可能不无道理，我总有意无意的当他是孩子可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让人无所遁形。我总是把自己想的很高，我总是强迫自己去接受去理解，我初中写作文的时候就会说人要学会宽容，要理解别人，每个人做事都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存在就是理由，我洋洋得意的对别人说把世界限制在自己知识的范围内是人类很愚蠢的习惯。我也确实努力让自己去理解所有人，受到伤害也告诉自己不要愤怒，要有素质，可是这一切并没有换来心灵的宁静而是无边的绝望。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足够宽大的胸怀去包容这一切，我甚至没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包容我自己，可我不允许自己在外界找个出口，哪怕是愤怒的出口，因为我给所有人找了理由但我又并不能真正的明白，所以就在那里腐烂了，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又不肯善待自己，这也许就是林葵说我伪善的原因吧

后来我问林葵才知道他上的是外语学院，他好象在语言方面很有兴趣也很有天赋，有次我看不懂一段游戏的日语说明，他随便看了两眼就翻译出大概的意思，这更加坚定了要让他上学的想法，我觉得回他原来的大学是不可能了，那无疑是给他带来伤害，而且他也不会同意，我向同事打听，有个同事在这方面进修，才知道外边上这种课的挺多，但学费很高，我报了一个日语的，我想他上了一年了应该不能报初级的。时间是每周周六周日。我回去等他下班把听课证给他。“我们公司给我报的，我没什么兴趣，而且那个时间也不好，周末我要睡觉，你看看你想上吗？”没等他说话我就回屋睡觉了。我想一定要去呀，不然学费不是白瞎了。

过了两周我知道他每次都有去，不过听我同事说要买教材，我想坏了，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我赶紧问要什么教材去书店买了一堆放他房间里，我看到他的写字台上放这个一个打开的本子，里面密密麻麻的记着我看不懂的日语。我想他真是个内向的人，怎么就不知道问我呢。这种教材不便宜，所以他不买自己把老师讲的都抄下来了。因为他是7点上班而我6点下班，他下班的时间我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只有吃早点的时候能碰面，我估计他在我走了还会接着睡。转天早上我看他，桌子上是昨天买的日语书。“对不起，我忘了，昨天才从公司拿回来。。。”“可是这书是初级的，我们学的不是。”他看着书。我想我真是有够笨的，连这个都搞错，不过还想说什么他已经说话了。“我就觉得奇怪，公司报的你怎么不去，而且偏偏是日语，而且为什么不从初级上，还有公司会给买教材吗？”他把视线从书转移到我脸上。“你当我是小孩子吗？撒这么低级的慌。”我差点就晕过去，好心又当成驴肝肺了。刚想发火又对上他的眼睛。他说：“谢谢你”

我想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个很大的进展，上次看他掉眼泪也只是怕我死了吧，帮我做饭收拾东西也许是报答我收留他？呵呵，不过我更觉得应该他看不惯家里像猪圈似的，想他也是个爱干净的男孩子，以前他和罗翔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罗翔做。就像我和罗翔在一起也是，罗翔，想到他，心里隐隐的痛。罗翔我在替你做着一些事，虽然不能像你那样完美的照顾他，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一点消息都没有，就算是和林葵有联系，但是你真的不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林葵把酒吧的工作给辞了，说是帮朋友卖东西，我很纳闷他也会有朋友，不过又觉得自己好笑，他怎么就不能有朋友，别的他没说什么也不好问，就知道工作时间很随便，他下班他基本上都在家，电视也放在客厅，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突然变多了，他每天都帮我做好饭等我回来一起吃，但是都很少说话，有次吃饭时听他说有他会去网吧上网，我说去什么网吧呀，我不是有电脑吗？我不在家或者在家不用的时候你就上呀。他低头没出声。我想：得了，我又多事了。“其实你一点也不像女孩子。”他没头没脑来这么一句。不过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我又好气又好笑，我不像女孩子没有女人味我知道，可是你一个。。一个。。那个什么对不对？还敢说我？“你不愿意就算了，干嘛还损我呀！”“女生不是都很顾形象的吗？以前我们班的女生连吃饭都拿着张纸擦一口擦一下，你看看你这是什么？”说着从我脸上拿下个饭粒，我翻了他一眼。“对呀，我吃饭就像狼吞，喝水就像牛饮！那又怎么样？”他看着我笑了，又说“我还记

未定标题

得你上次用袖子擦鼻涕，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我看他那两个酒窝出神，我也记得，就是他第一天在这里住的时候，我发火然后坐地上哭，不知道怎么了他就笑了，也是第一次看他笑。等等，我想想。我瞪着他“原来你是笑我拿袖子擦鼻涕？”他说“对呀！”我气呼呼的把饭一下子全塞嘴里，他乐的更欢了，我又气呼呼的回自己房间了。这个人可真是，以后还是少说话的好，怎么没发现他还挺讨厌的。

因为他每天做饭，所以要买菜，我不能把菜钱直接给他，但是我觉得他用他的薪水买菜做两个人的饭不好。周日早上他正好也不在家，我就硬着头皮去超市了。到超市门口围着一大群人。我想也没想就往超市里走。“小姐！小姐你怎么了！你们谁带电话帮忙打一个行吗？”我听着声音熟悉，就冲到人群里，一个女的脸色惨白躺地上，地上都是血。林葵半跪在旁边想扶又好像不敢扶，我喊“林葵！”他抬头看到我，“你带手机了吗？”我说“恩”。其实我也有点嫌麻烦，这个女人到底遇上什么我并不知道，虽然周围人的冷漠我也感到窒息，但我看到还是迟疑了一下。“那快打电话呀，快呀！”林葵好像要急了，瞪着眼脸都快变形了，从来也没见他这么激动，我连忙从包里掏手机，怎么也翻不到，他一把抢走包把所有东西扣在地上抓起手机。。。

在医院我看着我白色的包上有一大片林葵手上染的血，那片红不断的扩大，在我眼前仿佛一片血腥的世界，我说过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绝望开始我就开始拒绝成长了，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道德极为沦丧的时代，所以我总是唉声叹气的在我的世界里腐烂着，我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就选择理解黑暗但是我不能原谅，我不停的煎熬自己，我不断的重复着对这一切的绝望，可是我甚至不愿意打一个电话来拯救我自己。

后来又去了警察局做笔录什么的，我都迷迷糊糊的。回到家林葵注意到我的包，那是我妈出去旅游的时候花了1000多给我带的礼物，他显然也看得出价值不菲，歉意的对我说“对不起，我帮你洗吧，如果洗不净。。。 ”我当时坐在沙发上向他伸出双手，他不知道怎么了不过还是走了过来，但是一瞬间我起身回房了。我在干什么，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什么？我希望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

我在梦中看到罗翔了，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我隐约看到了翅膀，然后又是初中高中6年的一个朋友哥们，我们一大群人出去玩，晚上都喝多了住洗浴我们俩一个房间，半夜他压在我的身上脱了我的衣服，一边动一边在我耳边重复着清醒时深情说过一万遍的话“我特别爱我女朋友，真的，我特别的想念他”我没有反抗转头自己去买的避孕药。然后又是去女同学家，晚上他男朋友给我们做饭，女同学不停的撒娇男朋友不停的哄，又是半夜，我知道我的内裤被人脱掉了，我翻身下地去厕所，我好像没有看到旁边有人，回来接着睡，那个男朋友已经不在。早上我默不作声和他们一起吃早饭。然后是我们大学讲师，他若无其事的搭上我的肩又伸到我的胸，我前几天听说他老婆已经怀孕4个月了。然后是聊了3年的网友，我兴致冲冲的跑到上海去见他，他先直接带我去开房了。然后又是罗翔，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翅膀，他是安全的他什么也不要，在我都不珍惜这具身体时他给我盖好被子睡沙发，他是无所求的，于是不停的从他那搬我失去的东西，对友谊的信任，对男性道德的信心，然后我付出了爱情，又理所当然的搬关怀，搬照顾，他只是淡淡的站在那让我搬，他的翅膀真漂亮，大大的，照亮了周围的黑夜，然后我看到翅膀后面有什么，可是我看不清，他的淡然开始不能满足我，这不是爱情，那么是什么？于是我看到了翅膀后面的林葵。

梦醒了我看着天花板，我很奇怪我怎么没有流眼泪，梦里我喘不上气来，然后我强迫自己哭出来，我压抑了太久了。我的愤怒我的不理解不原谅，我抓这被子恨不得大声叫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林葵我恨你，如果没有你那么那个翅膀是属于我的，那曾经是快要补偿我失去一切的翅膀，哪怕我不要最炙烈的爱情起码我还有对人类的希望，为什么连幻觉都不让我再拥有长一些的时间，林葵那最后的翅膀都因为你而变的别有用心。那曾经快要给我一切的翅膀仅仅是为了掩盖住你。我喜欢夜生活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黑夜而是惧怕黑夜，多少次午夜噩梦而醒我只能选择等待白天，看不到阳光我也感到安全，我可悲的安全感仅仅是来自于太阳，我不是诗人所以句句辛酸。我捂住脸。这些还不够，林葵你甚至不让我在黑暗中自怨自艾的无奈的腐烂，你从翅膀后面站出来就挑战人类麻木的神经，你在无意中让我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无耻又可怜，你在提醒我为什么不自救，让这被罗翔翅膀抛弃后放弃世界放弃自己的我感到无地自容，尽管我知道或许自救也不过是徒劳。

有天周五下班，我早早回到家，看电视上网，到了很晚肚子饿了我才想起来林葵好像不在家。自从结束酒吧的工作基本上我在家的时间都在，虽然我们只是一起吃饭然后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但是整个房子里只有自己在呼吸的感觉很久都没有了，意识到这个我开始对这个空间感到很不耐烦，我注意听门的声音，越来越晚我又开始担心，我好像没有办法能找到他，即使他现在消失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12点的时候我终于呆不住了，我把屋里的灯都打开然后下楼。在附近溜达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想干什么。然后我又往回家的方向走。在距离我家两个路口的地方我看到了林葵，旁边还有一个女生。女生拉他的胳膊他好像说什么。我想好小子大半夜不回家原来是在这和女生搞这个。我一边朝他们走一边喊“林葵！”他看到我慌忙的扯开女生的手。我走到跟前，林葵对女孩子说“你回去吧，别跟着我！”我心想真是没礼貌都不介绍一下。然后借着路灯我才看清女生的脸，和林葵有点像，但又不是很像。我才发现事情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女孩子也看着我。嘴里却说“葵。。。？”女生的耳钉闪了光一下。我避开眼看韩葵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么晚了让女生上楼去坐？可是我并不知道林葵心里怎么想的，显然他想避开这个女生。而且他也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一起住，这个女生不是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是又怕说错什么。拔腿就走？好像也不好。突然我就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处境者是因为我和林葵的关系。还是林葵先说话了“回家吧”拽着我就往前走。女生也没有跟来。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女生的毛衣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应该是从老妈的杂志上看过。

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出门没带钥匙，林葵把门打开，进屋看看我，我也看看我自己，没什么不对吧。“你吃饭了吗？”“没吃”“冰箱里有饭”“我不知道”林葵不说话了，进厨房去热饭，他头发有点长了，从后面看脖子很细，我模糊着他的性别。女孩子？男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平常的日子里我总是模糊着他的性别，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林葵吃过了，但他没有回房间而是看着我吃。“他是我姐姐”我抬了一下眉毛，我还以为是妹妹呢。“我家有两个孩子”我自己开始想，恩，同母异父？同父异母？家庭破裂，感情不和，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其实只是我妈喜欢男孩。”恩，我又开始想，姐弟关系不和，呵呵。“她从小欺负你吧？”“没有，她对我很好。”晕死，我就觉得和林葵说话很费劲。我吃完了。他收拾好后看我还留在客厅。“你不觉得冷吗？”“冷？”我完全摸不到头脑

“已经快到冬天了。”我哦了一声，其实我是一个对季节很敏感的人，换季的时候很容易生病。但是又常常意识不到，常常是等到生病了才意识到自己不舒服。可以说是个身体比感觉敏感的人。“你只穿睡衣就出门不觉得冷吗？”“没有呀！我的睡衣很厚的。”“那你觉得不好看吗？”这句话把我噤的。他真是不说话还好，每次和他说话都找一肚子气。“头发这么长，出门都不梳起来，也不拢，这么乱。”没想到他还说，我想差点背过气去。除了我妈大学之后已经很少听别人这么说了，当初住校的时候就是受不了同宿舍的淑女们，也不是不好就是觉得做不来。“你有完没完？我睡觉了。”我气呼呼的回房，嘴上不说心里想，哼，谁让你不是女生，下辈子做女生管你自己吧。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感觉阳台有什么，过去看到林葵，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天，我心里痛了一下，那一刻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悲伤，就像我从罗翔身上看到的一样，这种我触摸不到的悲伤让我心里很难受。我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他看着地，我以为怎么了。半天他说“你的衣服擦到地了”我马上反应过来了，真是真的！我都懒的还嘴站起来就想走，没想到他拽住我的衣服下摆，我回头看他。他大大的眼睛看着我，那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又回来了，其实他和其他男孩子没什么区别，没有什么特别女性化的动作，和影视作品里的人们观念里的GAY有很大区别，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应该是比一般的男孩子安静一点，心细一点，还有此刻由他营造出来的忧郁的气氛。我又坐回椅子上，他开始说话。“我一直觉得女人都是很假的，虚伪虚荣，每天衣着光亮神采奕奕其实不过是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我想是吗？今天还责怪我衣冠不整，现在又说这些？女人真是不好做，真情真性叫没有教养，男人们看不过眼便滋生出一个又一个的教条和行为标准，然后再由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把这些标准捧在手上容在心里，争相去实现男人完美女人的梦，要温柔，要善良，要善解人意，要有气质有风度，该独立的时候独立，该软弱的时候软弱，该聪明的时候聪明该糊涂的时候糊涂，最好是把悲伤都留给自己，永远只给别人带来欢笑。然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水平参差的加工过后的女人。然后男人们又开始觉得无趣，不停的反问，难道女人都是如此虚假的吗？难道虚伪是女人的本性吗？如此生活一辈子会不会很累？

“我从小和姐姐一起长大，我妈对我们很好，爸爸也很好，后来长大知道爸爸在外边有个阿姨，我们也见过她，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可是我开始不能理解我的母亲，印象中她很少发脾气，每个人都羡慕我有一个慈母，没见过她有什么不得体的时候，衣服永远是光亮的，温柔有礼，童年的烦恼与痛苦都在她的徐徐开道之下迎刃而解，可是我看着她越来越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保留着爸爸送给她的每一个礼物，她充满爱意的抚摩着给爸爸洗过的衣服，她笑意盈盈的招呼阿姨吃东西，我心里堵着什么让我想吐，后来我发现姐姐越来越像她了。”我听着他说，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也许由别人说出来很荒唐但是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很平常的，但是我断定这就是他为什么他会和罗翔在一起的不能算全部起码也是部分原因，很明显，在母亲和姐姐之后他应该对女生很反感。果然，他继续说着，“上学的时候我也有喜欢的女孩子，但是我常常搞不懂她们在想什么，她在笑，我想或许她很难过，她很难过，我想或许她是装的，我高一的时候交过一个女朋友，她总是有意无意的想告诉我自己很善良，但看到我拾回来的残废的猫，我分明从她眼中看到了厌恶，她装得很开心但是从来就不敢碰它。我有个表姐放弃了3年的大学恋人而嫁给一个大款，我却经常听到她对我姐姐抱怨男人无良心世上无真爱。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可理喻。”我渐渐有点听不下去了。林葵的声音也越来越不平稳，今夜的林葵话很多，也许他姐姐的出现让他变的有些脆弱，他想说话我又恰好坐在这听他说。可是他对女人的偏见让我很不舒服。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母亲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责怪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有阿姨？为什么姐姐要越来越像母亲？对于这一切的始俑者他的父亲他绝口不提，只是不断的指责他的母亲姐姐同学以及女朋友，陷入这种对女性误解的怪圈不能自拔，他想说明什么，为自己的性倾向做辩解？他不是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吗？爱了不就爱了，与性别无关吗？果真如此，应该是不屑做这种辩解的。

那么他到底想说什么？

“或许我有些明白为什么罗翔会和你在一起了。”他突然笑着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不过也是最刺伤我的一句。我猛的站起来，回到房间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掉，他在干什么？对我表示认同？林葵，你还没那个资格！你明明知道罗翔和我在一起根本就没有爱情，你明明就知道他不过是为了掩饰你们的恋情！那么讽刺我吗？你又凭什么讽刺我？今天在林葵姐姐面前表现出的尴尬又一次回到我的脑海，我和林葵是什么关系？我到底在做什么？还有罗翔，你把我林葵扔在这儿这么久还能理所当然的对我保持沉默吗？

我回头看到林葵站在我房门边上，他看到我哭了有些慌，我知道他是无意的，我过分的敏感又过分的脆弱，我好像一瞬间就会体会到了林葵的心情，那是我熟悉不过的心情：绝望。就像我对身边的男人感到绝望是一样的。只不过绝望中我还是抓住了身为男性的罗翔，我希望从罗翔身上看我认为的男性的光辉。而林葵对女性的绝望或许比我深，他干脆找了一个同性，而那个男人也是罗翔。至于罗翔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是最想知道的。

“对不起”林葵看我没动就走了进来，我的房间很黑只能借客厅照进来的一点光。他蹲在床边抬头看着坐在床上的我。我想也许现在的林葵才是最脆弱的，他讨厌自己的亲人，背负着一段不被世人接受的爱，而恋人还不在于身边，尽管爱情的理由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纯洁和简单，但是我想我应该好好的照顾他。我说“我没什么，你讨厌我吗？我也是个女生，而且邋遢成性，最近又常常发脾气，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最近可能有点烦”从这个角度他是仰视着我，眼睛看起来更大了。“我不讨厌你，你和她们不一样”我忍不住笑出来，“哼！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因为我用袖子擦鼻涕。”他也笑了。“恩，就因为用袖子擦鼻涕。”我问他“你怎么不睡呢？跑到凉台干什么？”“我害怕。”“怕什么？怕鬼？”他瞥了我一眼，“当然不是！”“那你怕什么？”“怕黑夜，怕一个人睡觉。”我心里酸酸的，这多像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对话。“那你和我一起睡好吗？”我轻轻的说，就好像是对我自己说。“好。”这是我第二次和林葵一起睡觉，感觉很不一样。他总是提醒我不不断的反省，过了今夜我要重新的审视我自己，我有些明白世界不是那个样子，我在自己的黑暗中忽视了什么，相较于现在在我以前所谓的理解不过是对绝望的妥协，之前我对男人的绝望要么是不抗拒要么只想从某个男性身上推翻，其实这是很狭隘的。作为男性以林葵为代表，同样对女性的行为及内心表示怀疑和否定。或许这就是人性，如果理由这么简单，那么这么简单的理由让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复杂又迷人。

转天我在楼下看到了林葵的姐姐，她从我们昨天分开的路口的一辆私家车上向我招手，她的车开的很好。我们找了一个咖啡厅，她长的没有林葵好看，如果林葵是女生肯定比她标致得多。“真没想到葵的女朋友这么漂亮。”我翻了翻眼，林葵真的很难喜欢她。这么会恭维的女生，不过我听着挺舒服，虽然这种赞美以前听过太多，不过由女孩子说出来总是少了份企图。可是这个误会大了点，但是又不能急着否认。谁知道林葵怎么想的。“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像是问我，我又像自言自语。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当初林葵和家里分裂我估计是父母知道了罗翔，如果这样那么难怪他家人奇怪，既然交了我这个“女朋友”为什么不回家呢？他姐姐看我不说话也没说什么把一个纸袋子放在桌子上推到我这边。我知道里面是钱。“他有点任性，我们很感激你照顾他，他不愿意回家请你把这个收下。他从小花钱大手大脚。”从来看不出林葵花钱怎么样，要不是昨天看她姐姐的穿戴我一直以为林葵的家里不是很好，虽然昨天夜里听他说家里的事情能感到，但是说他爱花钱我还是很意外，看今天这意思林葵从小就是个少爷嘛，再夸张点出门有车接送什么的，他姐

未定标题

姐好像还说他吃什么过敏我就没注意听。最后好像该说的都说完了。姐姐看着我等我说话。我回过神看着纸袋子，“他没你们想的那么娇气，这个你应该直接交给林葵，我不能代表他对你们做什么回应。接不接受也是由林葵来决定，这不是我该出场的时候。”我说完就走了。我也不是有钱烧的，也不是不希望他和家里和好，只是花不花他家里的钱不是我代做决定的，不管是什么这都是林葵的人生，他现在愿意和我住一起愿意接受我的照顾。不代表我就可以用他家里的钱帮他，他愿意欠谁的情还或者不还，怎么还都是他的事，和我没有关系。

我和林葵相处的越来越好，他后来看我不在意就经常会带一些小动物回来，大多是流浪的。猫狗呀什么的，经常我回家里到处有东西乱窜，不过反正我也不怕脏，脏我也不堵心，呵呵，谁让我就是这么个人呢。我每个星期去超市买东西，顺便带点宠物食品回来，有一次林葵没回来我肚子饿了就把猫食给吃了，当然猫不能对我说什么，林葵回来眼睛没掉到地上。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个手机（我看他身份证时记住了）。我把他姐姐找我过的事和他说了，他看着我不知说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能说什么，他不让我接受？那就认定要花我的钱。让我接受？他还不如直接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就不和家里联系了？”当初罗翔走的时候对我说林葵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他父母找我爸爸的时候。”“然后你就出来了？”“恩”“再没回去过？”“恩”

林葵的姐姐好像说他某种衣服的布料都过敏，而且住一起这么久我多少也注意到林葵的品位也很高，他有次说我从家里带来的红酒口感不好，那是我爸珍藏的酒呀！这么一个大小爷，我想起从酒吧看到他的时候，他住的地方臭气熏天，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一天只吃两顿饭。他受伤了在警察局。。。这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不是童话，这是明天永远是未知的残酷的生活。说实话，如果是我，我未必能为爱情做到这一步。最后我说我还不至于拿你姐姐的钱。

后来家里的猫不是很听话，常常进我的房间抓坏我未完成的稿子，在容忍了几次之后我终于拿着扫帚满屋的追他们，林葵进门看我跟疯了似的上窜下跳的一边问我怎么了一边截下我的扫帚。“啊！！！！！！它它它，就是那个小白！我敢断定就是它撕了我的纸！啊！！！！！！我昨天好不容易弄出来的！”我不依不饶的还想追。林葵那种表情看我一眼，“被弄坏这么多次，一点也不记着，放在柜子里就好了，谁让你的房间这么乱。稿子到处乱放。”我沮丧的坐到沙发上，我的稿子呀。林葵看我忍不住就笑了。“我帮你吧。”然后就是他在旁边看着我再弄一次。一个小时之后就看着他倒在我的床上看我床头的小说。“帮我？帮个鸟！”我小声的嘟囔。以后就演变成了我在房间里打字他在旁边看书。我没什么异议，一个人是很寂寞的，或许时间长了会麻木，但是没有人会习惯寂寞。猫还是喜欢来捣乱，我瞪着窜上我膝盖的小白，“我数三下，不下去我就踹啦！一—二—。”林葵迅速把小白抱开了。过了一会我回头看他，他半倚在我的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房里不再永远拉着厚厚的窗帘，从窗子射进来夕阳的晚霞。射在林葵身上，他抱着小白。床的另一边是叫大咪的狗在睡觉。我能听见时间流动的声音。我的眼睛早就适应了阳光。我都快想不起来我原本期待什么。我转过头继续打字。

有一天回来看到我的屋子门关着，我推开门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叠100元的钞票，我第一反应是林葵呢，他去哪了？他要走了？他要离开这里？我冲到他的房间，他不在，东西都在。桌子上还是放着他的笔记。我心里很茫然，如果林葵就此离开这也没什么不好，看到钱我明白他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不管他在外面做什么工作，他已经不是当初我从酒吧看到的刚刚失去罗翔处境狼狽男孩子。一开始我和他的联系不过是罗翔，现在我确实也没有必要再照顾他，其实真的是我在照顾他吗？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而他到处都可以找到一个像这样的房子。他洗衣服做饭，最后连我的胸罩都在扫地的时候从床地下翻出来帮我洗了。亏我还好意思说我照顾他？他本来就讨厌女生，或许开始和我一起不过是生存所迫。那么他现在确实没有理由留下来。如果就这么消失了对我也没什么不好。我在他的房间里坐下来，心里茫然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小白他们似乎饿了，不停的叫。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我以为是幻觉，听到有人向我的房间走，我知道这不是幻觉。然后又急忙朝这个房间走。我抬头一脸茫然看见林葵出现在门边。“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林葵走过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电话？手机？我好像放在我的房间了。“我没有听到。”他从我身边坐下。“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不接电话。我就是告诉你今天回来晚点让你自己热冰箱里的饭。”我点点头。

我说你过来，他跟我来到我的房间。我指着桌上的钱，有的被小白他们弄到地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就是卖完一批东西分到的钱。”我估计一下大概有2万多。“那为什么在我的房间呢？”他看着我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从进门到现在的一直积攒的情绪一下子涌出来。我问他“什么意思？不想欠我的？这么快就急着还？替你自己还还是替罗翔还？”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想他给我钱给我钱，我从来都没把钱直接给他。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就是有点难过，其实我知道这根本就是没理由的，但是我就是难过，相处这么久难道我和林葵的关系就是他欠我钱？我也觉得自己的反应很莫名其妙。那么我希望什么呢？他们是恋人，他们是恋人，我一直都知道，那么我到底怎么了？我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我和林葵也许都算不上是朋友。我渐渐不清楚到底嫉妒谁了。

林葵显得很震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震惊。他张开嘴动了动但没有声音发出来。我说“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他把钱都拾起来放在桌子上，“你别这么着急，没想到这么打搅到你，我很快就会走的。”他背对着我说，然后他去厨房热饭了。我没等他出来就跑出去了，打了辆车，我想看到老妈我想回家，在家住了两天看我妈这么大岁数每天早早起床在镜子前涂涂抹抹的，浇花的时候对着花说，宝贝呀，这是我喝的减肥茶剩下的茶根儿，给你减减肥呀。晚上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舞厅跳舞，她总是这么活力四射。她到了晚年但是我一直觉得她生命的光辉照耀着她周围所有的人，我深深的爱着我的母亲，多少次绝望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从她身上获取力量。而这种类似崇拜的感情也确实让我获得了很多力量。我想到了林葵，想到了他讲起他母亲时的态度。我们都用我们的方式挣扎着，那么林葵呢？他也不知道维持着自己心中一片善良和纯洁的净土。别人能给同性恋的他大部分的是伤害，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伤害别人也会被人伤害。但是他一定承受了比常人多很多的伤害和压力。这甚至导致他离家 and 离校。这甚至让他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而和我住在一起。他厌恶自己的母亲讨厌自己的姐姐甚至对占世界上人数一半的女性极度的反感。也许他同样在绝望中苦苦的挣扎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抹杀他的善良。谁也没有资格否认他的善良。

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之后了，客厅里摆着那天的他热好的菜，因为还没有到春天所以凝固了一层厚厚的油，小白他们都不在了，我房间的桌子上放着钱和他的钥匙，他的房间里有些空，日语的书他没有带走，只是笔记不见了，手机也放在桌子上。我翻看他留下的衣服，他就带走了一身衣服，好像是我从警察局带他回来见他衣服都是血转天和被子一起买回的那一套，当时他穿着还肥一点。我又一次回到了家和我老妈一起，工作也辞了，只是专心的写字。我又一次沦为了米虫，但是我习惯每天早早起床，晚上11点之前睡觉，偶尔出门回家晚的时候会给我妈打给个电话。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

没想到这个夏天为我们家迎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父亲被捕了，涉嫌贪污受贿，商业机密等等等一大堆的罪名。我没有能见到父亲只有老妈去监狱看到一次，老妈告诉我爸爸说其实都不过如此，还告诉我心里不要有阴影，我想我还能

未定标题

有什么阴影？我虽然不懂但是我从小在这个家庭成长也对商业官场有些隐约的了解。这也是我心灵绝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商场黑暗呀！官场我更不能说什么了。我清楚的明白，爸爸或许是得罪了什么人，或许妨碍了什么人。爸爸苦苦经营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公司他贪什么？但是谁又能保证爸爸没做过呢？如果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他又怎么能逃过？我也知道进去了也不过是钱的问题。所以我冷静的看着家里的变动，该没收的没收该变卖的变卖，爸爸的车子，妈妈喜欢的花瓶，我的电脑，我漂亮的衣服。我们搬到了很小的地方住。后来终于知道消息了，据说父亲贪污数额巨大，大概要枪毙的。赎命的金额我妈没有告诉我具体但是我知道要上百万或许几百万。我没想到会闹这么大，我以为不过是交钱放人。我开始明白这是一场灾难，是关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未来的一次巨大的灾难。我开始领教什么是真正的贫穷，为了省钱我甚至徒步走一两站而连公交车都不坐了，后来的房租都是用林葵留下的钱交上的。母亲四处奔波，开始还好，后来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把门窗关好。然后我们小小的房子挤满了要债的人。我已经无暇去再考虑什么空乏的问题，生活是如此的现实而琐碎，原来不是问题的困难以一万倍扩大在我眼前，我虽然担心父亲但是往往炎热更阻碍我的睡眠。在等待父亲被审判的日子里。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

有天我整理东西的时候看到了林葵的手机我想不行也卖了吧，虽然不值钱但是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我惊奇的发现林葵把电话卡拿走了。我打通了那个号码，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我那时还没有回家晚打电话习惯，每次都是他打给我。手机过一会才接通。“喂”我听见林葵的声音我抱着手机哭了起来，这也是父亲出事我第一次哭，用有始以来最悲壮最豪迈的声音哭了起来。

我们在一个咖啡厅见的面，我踏进这里感到上一次来好像上辈子的事了。出事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往事如过眼云烟，我以前过着那么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整天无病呻吟着，所以我有罪，所以我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不明白天下有那么多罪大恶极的人怎么老天偏偏就看到了我？我没有再哭，我很冷静的说，他很冷静的听。我有点明白罗翔了，也许他走的时候也不过是想和我说话。和不相干又曾彼此经熟悉的人，他一直静静的听但是在细节方面常有提问。比方说我爸爸的名字，公司的名字，关在什么地方。我有些不说，可是我预感到这也许很重要。我也似乎明白他想做什么，但是我的目的不过是找个人说话，我的亲戚们开始也是问的，不过后来。。我承认林葵或许很善良。但他能力有限，而且我们的关系也确实就只到他在我悲伤的时候做个听众罢了。

不久监狱就有消息了，通知我妈去一趟，我心里咚咚的跳，我想这意味着什么？父亲的死定下来了？还是什么？不过我心里的期待是很明显的。我渴望奇迹。

父亲不是死刑但是要坐牢，这对母亲已是天大的好消息。具体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事情也开始好转。至少要债的没有了。再后来我只听说有人帮了爸爸。我马上想到林葵，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并不大，或许爸爸也有朋友

我不得不出去工作，这次是为了生存，生活真的开始向我展示它残酷的一面，我从没想过一个人想活下去会这么不容易，为了不失业我不得不看上司的脸色，和每一个同事搞好关系，包括我讨厌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走入到这个社会，它的复杂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只是实在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再没有时间去悲伤，偶尔我想我也快要加入麻木的人群，因为我要做的事有时往往是必须麻木才能做的出来的。我想起罗翔，罗翔我也开始成长了。我没什么特别的，面对生存的压力我也开始这样的成长了。然后老妈说要搬到乡下和外婆住一段，我再一次深深的佩服我的母亲，她确实是个伟大的女人，这次爸爸出事，如果不是她稳重可靠的态度，我想我早就崩溃了。她甚至没有刻意的安慰我，但是我感到了来源于她的力量，她那我不懂但是深奥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在父亲最危险的时候她都是积极的。或许只是为了我而做出的一种伪装，但是我要感谢她，感谢她的伪装。我想林葵你错了，其实你理解的女人的虚伪也实在太过狭隘，就和我一样狭隘。还说我的母亲，她现在为了不让她的女儿为她担心受累，她选择了一种很奇妙的方式离开，和外婆住，我不能阻止她，我承认这是很理智的选择，她也不习惯现在的生活，我在短期内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让她幸福。我怕我难受所以要和她曾经最亲的人去生活。老妈我爱你。

房东又打电话来催房租了，我实在是没有钱了。也绝对不能找老妈要了。可是我也不能路宿街头吧，没办法我给林葵打电话，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朋友，只是所有的朋友在知道我家出事以后，怎么说呢，不能说他们不愿意见我。是我不愿意意见他们，我实在没有老妈的勇气面对类似亲戚的冷心，我还没那么坚强。我想在电话里说但是他要求见面我想也好。还是在那家咖啡厅，我是真的很久没来了，和上次的心情又有所不同，我开始仔细打量这家餐厅的装修，服务员的手，客人们的穿着，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世俗！“借我钱！”我很直接的说。林葵有点意外，当时我不明白，但是他告诉我，他十分意外我和他提钱。他很清楚记得当初给我钱我是怎么把他赶出去的。但是我已经不是以前，我要活下去。知道怎么回事后，林葵问我房租到期了吗，我说到期了。他又问我房子有以前的好吗，我说不好，很小。他又问是不是离上班的地方很近，我说不是，交通也不方便。他说还住以前的那个房子吧。我看着他，以前的房子？

这次是我被他带回了‘家’。以前一起住的家，他帮我行李搬过来，我突然很感叹，真是事事难料风水轮流转呀。韩咪咪呀，看看吧。这才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还是说好心终有好报呢？难道老天开眼了？我不禁开始自嘲，你看你刚刚不用愁住的地方就开始有心思胡思乱想了，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之后好象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林葵每天叫我起床吃早饭，晚上做好晚饭等我回来。我有时也知道理亏帮忙洗衣服，但是我的皮肤还对洗衣粉过敏。我从没想到我是一个这么娇气的人。我也渐渐明白林葵以前的心情，我住着他租的房子，吃他买好做的饭我心里也不好受。不是欠不欠的问题是真的很不好受。我觉得上次对他发脾气真的很对不起他。当时他或许只是想为我做点什么又想不出还能做什么就把钱给我了，是我误解了他，我只有在有同样心情的时候才能明白。我越发感到以前我说什么理解一切包容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又不自量。

下班之后我们还是经常在我的屋子里，好象真的回到了从前，小白他们依然在房间里活跃着，只是我早就不写什么文章，下班累的要死最多就是玩游戏，一天晚上我玩网络游戏，他在床上看书。他问了我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说“你说什么？”“我说你相信人死了会上天堂吗？”他很大声音重复了一遍。小白吓了一跳从桌子上蹦了下去。我心里觉得好笑，林葵呀难道你还是孩子吗？还问这种问题，从我觉得你是孩子到现在有多久了，快两年了吧。两年？我眼皮跳了一下，罗翔快回来了。再不到半年他就会回来了。他听我不出声又问了一遍。“好人会吧。”我有些心不在焉的说。罗翔。。。“那我死了能去天堂吗？”他继续问。我翻了翻白眼，晕死！我三岁的时候可能问过我妈吧。我妈都懒的理我。“听说喜欢同性的人死后不会有好下场的，天堂不收。”他没等我回答自己又说了。我移动的鼠标停了下来。林葵他在担心这个，显然他是相信有天堂的。我很难相信世上还有人相信有天堂。从我父亲出事我就再不再琢磨这种问题了，他比我更早出来，出来工作，比我更早的接触这个社会，他比我经历的多而且或许更极端，但他还相信有天堂。不过他提这种问题更说明的是他自己对同性恋的对错也不确定，他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大义凛然，或许他内心的矛盾我很难

未定标题

想象。我一直以为他不在意世人的看法，但是他怕自己去不了天堂。我继续玩，“那你后悔吗？”“不后悔。”“那你怕不怕下地狱？”“怕，非常怕”我终于把头转过来看着他。他想上天堂，他害怕下地狱，他相信同性恋没有好下场，但是他说他不后悔。爱情至此我已经不能说什么了。我就是明白了为什么罗翔会和他在一起。这绝对比我听过的所有的爱情故事打动人心。尽管我没有体会过各中细节。

后来一个周日我又从楼下看到了林葵的姐姐，我说“等林葵吗？怎么不上楼？他在家了。”“我就是来看看，不上去了。”我想来看看什么，真是奇怪的女人。“你有时间吗现在？或者我们约个时间，我想。。。”我明白了，原来是冲我来的，我说现在可以。我没想到她把我带到了林葵的家，或许是他们的家。虽然我知道他家里有钱但是还是感到很惊讶，房子是在离市区不远的郊区的一幢别墅里。金碧辉煌我就不多形容，她把我带到了林葵的房间，房子很大装修很好，也许以前的我不会想什么，但是同样是在富裕家庭出生的我体会过什么是贫穷后就不不得不为能离开这里这么久而不回头的林葵感到万分的佩服了。书架上有很多书，虽然和我的书比不算什么但是本本都是精装的。林葵的姐姐坐在椅子上示意让我也坐，有类似家庭服务员的人迅速在桌子上放了两杯饮料。我等她姐姐说话。“没想到葵真的这么爱你。”我一口水没咽下去又不好吐出来，咳嗽了半天。他姐姐马上找面巾纸递过来。我气喘顺了心话这句从何而来呢。“韩小姐你还好吗？”他姐姐一脸担心的问我。我想喝口水我又死不了你何必这种担心的表情，不是教养太好就是天生爱小题大做。我说我很好。她接着说“爸爸很开心，他想见见你，没想到葵愿意离开他。也愿意和家里和好了。当初你们在一起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没想到是真的，韩小姐希望你以后好好对他呀！”我看着她姐姐眼中泛着感动的泪光觉得真的很假，难怪林葵不喜欢她。但是我意识到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告诉了我一个事实。然后又见到了他爸爸，看着挺瘦的小老头，看到我也没什么架子。我也不愿意多说。他姐姐送我回去的路上我才对整件事有了真正的理解，不出所料是林葵帮的我爸爸，准确的说是林葵的爸爸帮了我爸爸。但是代价是林葵付出的，他付出的是他和罗翔的爱情。

我想林葵你付出的是你和罗翔两个人的东西，罗翔回来我怎么向他交代？他本意是让我帮忙照顾你，在他不在这段期间让你为你们爱情的结果少吃点苦头，等他回来再续前缘。如果他知道很可能这段爱情葬送在我身上，祈祷他不要杀了我吧！

我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林葵在洗衣服听我回来在厕所喊“快把你身上穿的脱下来吧，怎么这么晚，我都快洗完了。”我换上睡衣把衣服给他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厕所。听着洗衣机轰轰的声音。我几乎将要麻木的生活了。我拒绝思考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命运妥协而又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把这归结于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现实真正的世界已经不觉得可耻，但是林葵再一次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这一次比每一次都猛烈，因为我已经不是在一旁看而是参与了这个事件，还是最重要的主角！作为林葵善良的直接受益者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我想我要冷静一下，让我仔细想一想。我一想就想了很久，久到有时候都快忘了这件事。表面上一切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去了一次游乐园，是我提议要去的，或许我已经敏感的预感到什么，我感到这样的生活或许很快就只能在梦里。我不想去想，我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不应该在这时发挥作用。我喜欢刺激的游戏，我把过山车玩了3遍还高兴的活蹦乱跳的，再玩林葵就怎么也不陪我了。我还想玩蹦极。死拉硬拽他终于肯陪我，从高空下落的一瞬间是很恐怖的，我想这应该是最接近死亡的感觉。我大声的呼喊着，林葵一开始忍着最后也跟着我一起叫。下来的时候我满脸的泪水，林葵也很虚弱但是看到我这把脸还是捂着肚子笑了。我放任自己的眼泪，直到我忍不住又想拿袖子擦鼻涕才结束。出来后门口有测名字的，我闹着要玩，他说你还信这个，我说我就是信这个，我就是信来世今生，你不还信天堂了吗。他哼了一句不做声，我测了一个他死活都不测，我笑他，“是不是想在性别上说女呀，没关系啦，下辈子投胎做女生好了。”他突然就生气了，“我没觉得做男人有什么不好，我确实是个男人，你不要搞错了。”我想我明白他想说什么，不过我还是笑着开玩笑，“对啦对啦，我忘了你最讨厌女生，我错啦我错啦，你是男孩子，下辈子也要做男孩子，不对，我又错了，你要上天堂不要下辈子，那我下辈子做男孩子好啦！其实你当我现在也是男孩子也可以。”他走到我面前很严肃的对我说，“我是男人，不是男孩子，你也不是男孩子，我也没觉得你是女孩子有什么不好。”我绕过他走过去，我想不能再说下去了，答案也许呼之欲出但是我们都装做不知道好了，起码现在要装。

时间过的前所未有的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希望过时间停下来。我的预感也一天比一天强烈。我并不是怕罗翔回来，其实也是怕罗翔回来。但是我的预感绝对不是来自于罗翔。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都知道了也不能算预感。我每天下班都是最早一个走出公司，我上楼是慢跑着步的，我开门的手是颤抖的。我把游戏号删了，也很少开电脑。我就这么陪着林葵，他看书我就坐在床上抱着小白看着他，他开始还不习惯，问我怎么了，我说上班累不愿意动，他说要不你睡觉吧我回房了。我说不用我自己也睡不着你不用管我。后来他也就习惯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想如果他和罗翔就此幸福我绝对毫无怨言，我已经什么也不想得到了，我也没空再想其他乱七八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希望一个人幸福，我甚至快忘了自己的希望他幸福。他自己看了几天书后买了很多的棋，我们坐在阳台上泡上咖啡一玩就是一个晚上，各种各样的棋，跳棋，象棋，围棋，军棋。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对棋类这么感兴趣，我睡的越来越晚，每天只要3个4个小时睡觉，他也很有精神，多晚都陪着我。我抓紧一切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亲情友情或者什么，我根本不想知道，我已经连想的时候都没有了。然后我又迎来了一个夏天。

我对这个夏天很恐惧，我有过最深沉的绝望但是没有过这么大的恐惧，我一直觉得人不大了一死所以我不怕，但是现在我很害怕。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夏天，因为我不怕冷最讨厌热，这几年来这汗水的夏天让我记忆深刻。四年前的夏天我知道有个林葵而整整齐齐埋葬自己两年，两年前的夏天我收留了林葵，去年夏天父亲进监狱。我真的希望这个夏天永远都不要到来。我内心歇斯底里的尖叫着呐喊着要这么夏天不要到来。然而时间缓慢又迅速的把我们推到了这个夏天。把我们推到了这个悲剧的旋涡。时间是无情的。

我发薪水的那天下班特别的早就回家了，我买的现成的吃的想今天不要林葵做饭了。回去的时候看到林葵在电脑前（现在的电脑是林葵的，还是放在我的房间里）。他好象很专注都没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看到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发现他在发电子邮件，我一下子明白一直以来他和罗翔是以这种方式联系的。他看到我也不知道是该把电脑关了还是继续写信。我说我买了饭就去厨房了，把饭放在盘子里。我想这也许是个开始，他出来帮我。我们都没怎么吃饭就好像饱了。晚上他拿出来一瓶芝士我们坐在一起喝，那是我以前经常喝的酒。他说“你最近很少抽烟了。”我说“太费钱”我习惯抽的烟都是10元以上一包的，现在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再像以前那样一天抽一个一两包的了。他没说话。现在家里的东

未定标题

西几乎都是他买，经常我的衣柜里会有新的衣服出现。还有我平时的日用品，他很细心的在我用完之前买好。甚至卫生巾都买了一大包放在我的柜子里。各种各样的牌子，我看到的时候都是笑笑也不觉得尴尬。想我以前都没有这么细心的照顾他。可是烟他从来没有过问过，当然我也不会提这个。这也侧面表示了他对这些麻痹神经逃避现实的东西的态度。他主动要求一起喝酒也是第一次，我们喝的很慢但是喝了很久也很多。人喝多了就会喜欢说话，平时抑制不说的话也很容易说出来。还是我先忍不住的。“罗翔快回来的吧。”“恩。”“我。”“要不我搬出去住吧。”我想我怎么都要走的，何必等罗翔回来搞的那么不好解释，毕竟现在是林葵照顾我而不是我在照顾林葵。这看起来是很没有道理的。林葵说“不用，现在挺好的。”我不明白他说挺好什么意思，不过知道林葵也不可能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了。林葵看着我，用一种很复杂的表情看了我很久，我有点明白又不太明白。“罗翔说他很想念你。”我也看着他，用同样复杂但是和他不太一样的眼神。我想罗翔想念我？太久没见了，一晃又是两年，我也是想念他的。但是他想念我。这不能不说是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林葵是怎么对罗翔叙述这两年我们发生的事。但是想到林葵的爸爸。我不知道林葵有没有知道他姐姐又找过我并且我还见到了他爸爸。我们都在刻意而又不刻意的生活。现在是要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了。

然后在一个阳光灼热的午后我见到了罗翔，他的变化很大，我工作了这么久我知道这变化是什么，是和我同样的变化，是世俗。我想现在这东西只有从林葵的身上看不到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惊讶。他和我说“对不起，来的太急也没有提前告诉你一声。”我想告诉我什么，这是林葵的房子，你们是恋人，如果我能感到什么就只有对你们的愧疚。而且我也没觉得罗翔真的觉得抱歉，这证明我看的没错，是世俗。林葵没说什么，他接了个电话说工作上有事要出去一下。我皱了眉头，他真的有事吗？这个时候？太巧了吧。把我和罗翔放这实在是尴尬，我心里又笑，我们三个人什么时候是不尴尬的，既然常理上没法解释也就合理了吧。我和罗翔在客厅里坐着。“谢谢你。”罗翔说。我看看阳台，里面晾这很多衣服，大部分是我的。我又看罗翔，谢什么？他到底知道多少？我不能说什么。我想还是等林葵回来再说吧。

林葵回来的时候罗翔已经走了。晚饭是罗翔做的，我想不得不说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对！我已经不自己是女生了，我今年24岁，不再单纯不再天真。这两年发生的一切让世俗把我变成了一个女人。但是身边的林葵又让我保留着什么。我心里空空的又满满的。日子并没有什么变化，罗翔的回归并没引起什么应有的变化。我有时很纳闷但是生活的惯性和心中的预感让我拒绝思考。林葵突然变得很忙，他经常接到电话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接，我偶尔能听到，不是和罗翔，应该是工作上的事。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后来这种现象消失了。我们依然经常玩棋，小白他们变得很烦躁，叫声连连，我想也许只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那么为什么现在注意到了呢，它们或许间接的反映了我的心情。

好象是什么项目完成出色公司的同事一起搞了个庆功宴，不外是先吃饭再出去玩。晚上我们去唱歌，完事我在娱乐城的门口碰到了林葵。今天下班我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回家或者不回去。他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下来，还有其他人，我想应该是他的朋友。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他和朋友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新奇的感觉，我用新奇的眼光打量他们。罗翔已经长大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再不会从外表感到他是个孩子，他在人群中显得很挺拔。我不能再漂亮来形容他，他是英俊的。我喊“林葵！”林葵看到了我，他的朋友也同时都看到了我。林葵的表情看不清，但是他并没有动，我朝他们走过去。走近了才看到林葵在他们当中很不协调。他的朋友让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呵呵，或许林葵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林葵看到我不是很高兴，他的朋友却很开心的样子。“你朋友呀？”其中一个人问。林葵说恩。我突然觉得叫住他是很不理智的。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家了。但是那个开口说话的人给我印象深刻。他一直用惊艳的表情看着我，其实这并不奇怪。每个男人看到我应该心里都是会这样的。只是所谓有素质的人不会马上表露出来，或者不会表露的这么明显。但是他们都是肆意的等待时机，只要有个环境他们就会行动。在今天的庆功宴上，我从经理略带醉意的眼光中就已经看到了一次。我真的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也领教了无数次了。这从老妈身上遗传的美貌在我身上展示的太过淋漓尽致，这曾经一度很满足我女性的虚荣，也一度让我在男人的欲望之下疑惑和绝望。但是我并不痛恨这种遗传，尽管它给我带来了别的女人不能理解的伤害。我也无数次的为自己要体会这一切感到怨恨。但我清楚这不是我的错，丑陋的事情一直存在着，只是我拥有这种被女人羡慕和嫉妒的美貌，才让我有机会领教这一切。

林葵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睡着，我听见开门的声音就走了出来，他脚步紊乱。我打开灯他就跑到厕所吐了起来，我给他拿水，他太重我只能先扶他到客厅的沙发上休息。他看着我的脸，把手伸起来又放下了。我说你怎么了，还难受吗？他说没事。他过了很久不说话，我也坐在沙发上。他说“今天我们一起睡行吗？”我的心往下沉，但是我不能拒绝他。我说“好”我把他扶进我的房间，我没有拉开窗帘。我的心流着血，我知道林葵也是个男人。我等待着。我知道他没有睡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但是一夜无事。后来我为我当时的想法感到万分的惭愧，相处了这么久我太过小看林葵了。也许是以前的阴影已经融入我的骨子里，我对人的信任在罗翔之后就彻底破碎了。这甚至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不信任林葵。以后发生的一切让我明白其实他只是想保护我。

一个周六我出去逛，漫无目的的，我抬头看看太阳，很刺眼。我突然就很想林葵，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没有意思。然后就喘不上气来。我必须马上见到他，我要呼吸他身边的空气，不然我也许马上就会窒息而死。其实我早该解决一些事，我是如此的自私，我贪恋在林葵身边呼吸到的干净的空气，我忽略着每个人的痛苦。我每天过的都像世界末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必须要呼吸，我要见到他。回去的时候家里有人，林葵没想到我这么早回来，客厅里有两个人外人，一个我记得就是上次开口说话的那个，还有一个我没印象。那个人很惊讶我们住在一起。他一点也不含蓄的说“林葵？你们。。。？原来你小子也男女搞呀！”我觉得他说话真是很粗俗，但是他话的意思是他知道林葵喜欢男人。其实这也不奇怪，他们是朋友嘛。林葵有点愤怒的看着他，说“你别乱说话，她只是住在这里。”那个人上下的打量我。“哦！~那就是没有关系。那我可以请这位小姐吃饭吗。”他说着过来拉我的拽我的胳膊，另一个人拦着要上前的林葵。“林葵，你的事我可以考虑考虑。我现在想请她吃饭你没意见吧。”男人看着我却和林葵说话。我后背有些发凉，我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这个男人强硬的态度。还有另一个人的感觉。我父亲的关系什么人都要打交道，一个公司的运作，不止是官场和商场，说白了黑道白道都要打理，少了哪一个都不成，这就是这个社会。我也可以说阅人无数，虽然我一直不知道林葵到底做什么，但现在看到这些人我还不明白大概我就是傻子。我闭上眼，我知道如果这个男人想干什么我逃不掉，我也不想逃。林葵应该是有事求他。林葵是很有骨气的人，我一直都知道，如果他有事求人肯定是大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林葵愿不愿意这次应该是我偿还的时候了。我睁开眼，林葵脸上是非常震惊的表情，我冲他笑笑，我想这没什么，不过是陪一个男人睡觉。经理多次暗示我也不再拒绝了。我要生活，我再一次像现实低头。这没什么，这真的没什么。看到林葵被那个人摁着动不了我明白要发生什么是谁也不能阻止的了。

未定标题

林葵最后还是拼命挣脱开那个人，他一把把我拽的身后。“这不关她的事，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咱们去别处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找到这，但是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林葵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他拉着我的手也是颤抖的。我心里笑，林葵你这么怕吗？怕成这样？怕我让他给上了？还是什么其他的？而那个男的笑在脸上，另一个人也在笑。“好吧，跟我走。”他和林葵向外走。到门口他回头和另一个人说，“带着她。”我没等另一个人做什么就主动跟着走了。带着我？怕事情没解决我跑了？我被带到了个二层楼里，然后林葵和男人走了。我等待着，等待的时候注意这是个装修很高级的房子，楼上传来很大的歌声，一直的放一直的放。后来歌词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四月的天空
忽然下了雪霜
就会想起信仰
当个人的往事
忽然失去重量
就拥有坚强的力量
脸色放在一旁
内心反而宽广
人世间开始绝望
上帝才开始歌唱

。。。。
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悲伤

。。。。
为谁而恐慌？为谁忙？
因为全世界都那么脏才找到最漂亮的愿望
因为暂时看不到天亮才看见自己最诚恳的梦想
欲望变得荒唐
价值显得虚妄
人世间开始疯狂 上帝才开始歌唱

。。。。
终于有一天我们
回到游乐场
终于有一天我们
再看到阳光

我听出是这首歌应该是王菲唱的，她的声音很独特。王菲飘渺的声音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

天渐渐黑了，旁边的男人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我被锁在房间里。我的心里什么都不想，不敢想。我继续等待着。那个男的回来了，看我的眼神很震惊。和林葵看我的表情是一样的。他把一个钥匙扔给我。“喜来登402。”我知道喜来登是全市最有名的五星级宾馆。我马上冲出去，赶到宾馆打开门，看到一片狼籍，脑子里却环绕的是王菲的歌声。人世间开始绝望，上帝才开始歌唱。~~
地上是破碎的衣服，被碰倒的椅子，我的脚下横着用过的浴巾和浴衣。林葵躺在床上，满身伤痕不堪入目。他的下体用带有血迹的被单盖着。床单上也是星星点点。
人世间开始绝望，上帝才开始歌唱。~~
我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这么一句话。林葵睁眼看到我，他神情像受到很大侮辱。我刚想靠近。他大喊“别过来！”我吓了一跳。我的眼泪开始往下掉，我意识到刚刚在这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他坐起来说，“别哭，这没什么，我是个男人。”我想他说没什么，这是我刚才一直想的说的，但是我想的是我。林葵代替了我，他说他是男人所以没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这是强暴，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强暴。正因为他是男人这一切才显得更加可怕。侮辱性更加的强。他的自尊他的骄傲。他在安慰我说没什么。

林葵让我出去帮他买衣服，我在自动取款机前取钱的时候吐了。回去林葵不让靠近床也不让我碰屋里的任何东西。我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他把衣服穿好，我想扶他他也不让。我们回家了。
我幽幽的看着林葵，他也看着我，用那种复杂的眼神。我以为这次是我该偿还的时候，但是又欠下了。事情不能再这样混沌的搅下去了，我如果再这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混日子我就和那个畜生没有区别。但是事情太多，我不知道从何提起。我才发现事情已经这么的不可收拾，怎么收场？谁来结束这一切。结果又会如何？

“你不要害怕，他们不会再来了。安全了。”林葵把头低下声音越说越小。我没有流眼泪，尽管我的心撕裂的痛着，“你怎么和他们认识的，到底怎么回事。”我有点残忍的问。我告诉自己不能沉默不能沉默，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从以前的酒吧认识的。刚开始只是说一起卖服装，让我帮忙，后来知道他们也卖摇头丸什么的，但没让我参与这种，后来倒腾枪的时候我才同意一起做。”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鲜为人知的角落有各种各样的人活跃着，这不奇怪但是林葵会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动机，他的动机。“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他们做这些？”“钱”回答声音响亮。钱？这些是相当暴利买卖。“什么时候开始同意枪的事。”“去年春天。”去年春天，应该是我们误会分开后我回家过的时候。可是林葵并不是很花钱的，我父亲的事是他爸爸出的钱。现在的花费也不至于让他干这个。“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因为罗翔”

然后林葵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声音越来越虚弱。虽然我还想问但是现在必须带他去医院。他同意去医院，可是他坚持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碰他。我的心狠狠的痛。他走后我又去厕所吐了起来。
我开始思考整个事情，罗翔，你怎么能要林葵的钱。你是干什么要这么多的钱。也许你并不知道也许你只是知道林葵家里有钱，可是你却把他逼到了这一步你知道吗？罗翔你现在在做什么？可是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我怎么能责怪罗翔，我拿什么立场去责怪他？让林葵做牺牲的不止是他一个人，还有我，我知道林葵和他爸爸的约定。我什么都知道了，我

未定标题

还厚颜无耻的去责怪别人，今天的事不是因为罗翔是因为我，我还企图逃避责任去责怪别人，我的脑子很乱，躺在床上眼前出现很多东西。我高中的时候得过抑郁症，每天吃药但是自杀过很多次。后来老妈的眼泪让我振作让我活了下来。我知道我脑中一根弦快要断了，我耳边再一次传来歌声，遥远而宁静。

我想我必须在我还能保持清醒的时候做点什么，夜已经很深了，我先给林葵打电话，他接了说没事，让我睡觉明天就回来。我又给罗翔打电话他也接了，我没说废话直接说要见他。他也没废话直接就同意了。在他临走那次的那个咖啡厅，他叫了一瓶红酒。和上次没什么不同只是我没有吸烟。我要了一杯咖啡，他有点意外，我想我必须保持清醒。“你过的好吗？”他问我。我满脑子想着他和林葵的事没想到他问了这么一句。我好不好？你一去两年都没给我打一个电话，现在问我过的好吗？上次见面什么都不说，哦，不对，说了谢谢，现在又问这个晚点了吧。我没回答，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知道多少，他对以后的决定。现在不是考虑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找林葵要钱？”我直截了当的切入主题，我没时间和他兜圈子了。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他显然没想到林葵会告诉我这个。“我欠他的钱我会还的。”他很快恢复正常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这不是我要的回答。“还钱？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以后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以后了。”他知道了他知道了林葵和父亲的约定。我一下子气短了，我想接下来该换他来质问我了。

“我要去北京工作了，我想定居在那，从那买房结婚。”他说结婚？他没有质问我他说要结婚？“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和他谈，林葵是很脆弱的我怕他受不了。他说你们相处的很好，如果可以，请你帮我转告他。钱我很快会还的。”我耳边不停的传来歌声，我快要听不清他说什么了。我努力的想，努力的试图明白他的意思，过了一会一条一条才缕顺。罗翔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是单方面的决定放弃这段感情，他的世俗让他在了结他和林葵的关系时只想到了钱。他甚至不愿意当面告诉林葵，他让我转告。我想罗翔我不知道这两年发生了什么让你向现实妥协了，而且是这么的彻底，你是真的无耻到不知道什么叫无耻，我真是也低估了你，你在这两年比我‘成长’的快多了。我说你怎么一开口就和我说谢谢。我也看不清罗翔的脸，一会是罗翔一会是别的东西。

“你们的事，我转告什么？你怎么不自己和他谈？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想再呆下去也没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我站起来要走。罗翔对着我的背影说，“韩迷我十分的想念你。”回头看他，他表情诚恳，眼神热切，我一直以来从他身上感到的悲伤的感觉消失了，同样，他一直以来打动我的东西也消失了。回去我就倒在床上，我找出安眠药，黑暗一点点的夺走我的意识。

“你们的事，我转告什么？你怎么不自己和他谈？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想再呆下去也没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我站起来要走。罗翔对着我的背影说，“韩迷我十分的想念你。”回头看他，他表情诚恳，眼神热切，我一直以来从他身上感到的悲伤的感觉消失了，同样，他一直以来打动我的东西也消失了。回去我就倒在床上，我找出安眠药，黑暗一点点的夺走我的意识。

林葵早上就回来了，我也很早就醒了，安眠药让我的头很疼。他很快就回房睡觉了。我打开门看他，林葵，林葵，林葵，我受不了了。我关上门，我扶着客厅的椅子。我必须去看医生了。我现在不能崩溃，不管以后怎么样都行。我现在在绝对不能崩溃。我每天开始吃很多的药，镇定剂，安神药，但是我拒绝医生的建议定时去看心理医生，谁也救不了我。我又想到了我的妈妈。妈妈，还有爸爸。原谅我只能抽一点时间来想念你。原谅我不能经常去看你。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林葵再也不给我做饭了，每天都买着吃。我本来想做但是差点把厨房烧了。他也拒绝和我身体上的一切接触。林葵甚至把家里的碟子碗筷和喝水的杯子都换成一次性的。这让我很不解，如果说他不做饭是因为没有心情，不让我碰他因为上次的阴影，那么为什么要换掉这些呢？他是一个极为环保的人。他经常看关于人类环境危机的东西，或书或电视。他本身也一直做的很好，家里的垃圾都是分类放的，他抽屉里放着很多废弃的电池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扔他说污染环境。等等等等。但是我也无暇去考虑太多，我的幻听和幻视一天比一天严重，有时候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还是幻觉中。

我在幻觉中都很恐惧，我知道已经安全了，林葵说他没求那个男人（他们老大）什么事，就是不想干了，但是入进去容易出来难呀。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我的工作连连出错，我家的鱼一个接一个的死。终于有一天林葵跟我说，“你和我回家吧，好吗？”他大眼睛看着我。他现在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但是一天比一天瘦。我想伸手摸他的脸他楞了一下没有躲开。我说，“你回去吧。你在外面太久了，我就不和你去了。”我想林葵你忘了这一切吧。我将要下坠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你还有未来。忘了罗翔也忘了我。其实我虽然糊涂了但是看林葵对罗翔的态度他应该也明白罗翔在想什么，毕竟他敏锐的洞察力让我一直无所遁形。以前罗翔在日本也许还没什么，现在罗翔回来了林葵不可能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探究林葵的痛苦和煎熬，但是我希望他能忘了这一切。回到他的家，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林葵说“你也要离开我吗？你也不要我了？”我泪如泉涌，我抱住他。这是我第一次抱着林葵。我感到他的心脏咚咚的跳动着。这也是他从出事第一次让我摸他的脸碰他。我感慨万千。“好，我们回家”我再一次从林葵的身边呼吸顺畅。我想我们一定会远离伤害。或许他能够拯救我。

我们回去他爸爸很高兴，我也看到了他的妈妈。和林葵说的有所区别，他母亲是聪明的。我想是的。林葵和我的房间挨着，每个人的房间什么都有，浴室厕所，还有小小的吧台。我也把工作辞了，他还是会经常来我的房间，只是他不看书我也不玩电脑。也不再一起玩棋。我们常常静静的坐着体会时光的流逝。偶尔傍晚的时候我会从窗户里看到林葵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晚霞在他身上映了一层金色的光，晚风吹过，头发盖住他的脸。远处传来王菲的歌声。

终于有一天我们

回到游乐场

终于有一天我们

再看到阳光。。。。

只是罗翔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包括我和女佣。而且自己还是使用一次性的东西，连毛巾和衣服都是。我想这也许没什么，这是他上次落下的洁癖，只要他们家有钱这都没什么。

一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给小白洗澡，小白他们也被带回来了，我听她姐姐说林葵从小就喜欢带这种小动物回家。他爸爸以为他喜欢动物所以送了他一条很名贵的德国犬。他还是住家里拾。“啊，不要抖不要抖。弄了我一身的水。你再动我打你。”我拍小白的头。有点不耐烦的闹着。抬头看到林葵的笑容，两个酒窝甜甜的，我有多久没见他笑了。那个笑容如此的眩目，我睁不开眼。回房间我发现林葵放在我床上手机有很多的未知呼叫。我说“林葵你的电话！”他过来拿起来看，脸色惨白。我心里的恐惧弥漫在空气中。“谁。”这时手机又响了。林葵接了。他一边听一边看着我。我看着他手里的手机。我知道能让我们两个感到这么恐怖的是什么。“好，我马上到。”我说怎么了？“他们出事了，说要去别的地方找我借钱。”我说那你去做什么，你理他们做什么？他大大的眼睛略带迷茫的看着我，“他们抓了罗翔。”我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心里的恐惧不断的扩大，我绝对不能让林葵去。他还是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很奇怪，奇怪我怎么说出这种话。我想你怎么这么傻，我以为你早就明白。我管不了罗翔的死活了。“他早就不要你了！他早就。。。”“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他把手机装到口袋里，转身往外走。“那你还干什么？”我拉着他。他回头没有看我，“我不能看着他死不管，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我想我知道我就是知道才不能让你去呀。“罗翔他已经不爱你了，他甚至对我。。。”“我也知道，可是毕竟有过感情，我们以前相爱，他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他说完转过身突然就对我笑了，“没什么，他们就是要钱，大不了给他们就是了。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你不要出去，估计他们就是抓不到你才找到了罗翔。”然后他走了。我腿软了，我无力气站着坐到地上。我努力的思考着，我把所有的事情连贯的思考，拼命的想。他们知道林葵是同性恋而接纳了他，他们知道有个罗翔，他们的老大强暴了林葵。为什么是见到我林葵才被强暴。林葵当时震惊的表情。另一个男人给我钥匙时的表情。林葵不让我陪他去医院，他用一次性的东西，他不让我碰他，我们回到家，分开的浴室。要快要快。要快想，答案，答案。

我眼前一片黑，五雷轰顶，我爬向柜子把药抓出来，镇定剂，药，清醒，一定要清醒。然后渐渐能动了。我冲到林葵的房间，我打不开门。我用身体撞门，他家里人看到我这个样子没问也帮我撞。门开了我进去把门迅速关上，我在林葵的房间找什么，我翻我找。整齐的房间瞬间一片狼藉。有个柜子是锁着的，我拿东西敲，我打，用脚踹。终于弄开了，我看到一把枪和很多药瓶，上面是我不懂的英文。我随手拿里件衣服裹着跑到自己的房间。他家人在外面不停的敲门，我打开电脑。我捂住嘴咬住自己的手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爱滋病！这是治疗爱滋病的药！而这把枪，林葵在这种时候都没带着，应该不是想用来杀人的，他想自杀，他想在自杀的时候用。原来这个才是真相，林葵早就知道那个男人有爱滋病，肯定是这样的，林葵当时拉着我的手是颤抖的，男人那样笑，另一个男人那么震惊，如果这还不能证明。那么我再无都知道爱滋的潜伏期有10年以上，在宾馆他不让我靠近房间的一切，他这么快就去治疗，他用一次性的东西。

脑中那根弦绷着，我知道我在边缘，我努力的呼吸。要快，我没有时间了。我让自己尽量冷静，可是我全身颤抖，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能做什么？我找到手机，我拨通林葵的手机。过了很就很久，我接着拨，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要接呀！一遍又一遍。终于有人接了，不是林葵的声音。“喂？韩小姐吗？”我记得这声音，“林葵在哪？”“韩小姐也想来吗？”男人低低的笑，他以为我不敢去。“我问你林葵在哪？”我朝手机狂喊。外面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已经有人撞门了。电话那边告诉我地址，最后补上一句。“如果带人来就都别想活了。”我把枪揣在腰上，大大的衬衣挡着什么也看不出来。门已经撞开了。我手里抓着林葵的药冲出去。他姐姐拦着我，我说送我出去，快，我要出去，请你，求求你送我出去。他姐姐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下楼开车。到了市区我又和她说我钱我要钱，然后我下车，看着他姐姐没问什么把车开走了。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感激她良好的教养和善解人意。我告诉司机心里反复着的地址，我说快，请你快一点，再快一点。车子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我不知道往哪走了。我的电话响了，我按照提示走进很深的类似仓库的地方。

我终于见到了林葵，他满身都是血躺在地上。周围有很多的人，林葵的衣服又被撕破了，我知道唯一敢对他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我手里的药掉到地上。“葵？”我听到自己叫他的名字，我跌倒了，我站不起来。我向林葵爬，林葵看见我，也看到了药。他说，“你不要过来。。。”他的声音很细。我爬到他身边，血从他身上流到地上缓缓的蔓延着。我坐着抱起他的头。他的肚子上插着一把匕首，血不断的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我避开他的伤口。我听不到周围的声音，我看不到周围的一切。我的眼中只有葵。“你怎么过来了？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嫌他自己的血脏。“没关系，葵！没关系，一点也不脏，我的葵是最干净的了。”葵半睁着眼，他没有力气了，“我要走了，很黑很冷。。。”我怕。。。”我拼命的摇头，我讨厌眼泪不停的往下掉，我看不清葵的脸，“不会的，葵一定会上天堂的，那里不黑也不冷，你永远都不会再害怕。”远处又传来歌声，我不要听！他猛的吐了一大口血，他拼命的睁开眼我知道他同样想想看清楚我的脸，“不。。。”我不想上天堂了。。。”下辈子。。。”但愿。。。”有来世。。。”但愿。。。”我抓住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他想这么做。我不能哭不能哭。“会的，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一定会在来世见到的，我会找到你的！”我用另一只手不停的擦着眼泪。我喉咙堵着什么我只能强迫自己说话。他慢慢的要闭上眼睛，“但愿。。。”来世还是男孩子。。。”我的葵，我大喊“没关系没关系，男孩子女孩子都没关系！我都一定会找到你的！”他覆在我脸上的手动了动，“记得不要生的那么好看了。。。”我也会找到你的。。。。。”葵含着笑意闭上了眼。“葵！！！！！”我仰着头对着天呼喊，我脑中的那根弦终于断了。我发现周围的东西变成了红色，很多人影晃动。我觉得百理之内一切生物都闻声色变。树木一下在都枯萎了。万物倒在地上挣扎着。我看着这一切的变化，我又低头看着葵。去他妈的天堂，去他妈的来世，就让我陪你一起下地狱吧！我吻上了葵的唇，葵的血是甜的，我想如果这就是地狱的味道那么并不比身边的一切可怕。

过了很久我看清楚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盯着我们。他们在怕我，我知道。我看到了角落里的罗翔。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突然有了力量，我已经知道了地狱我还怕什么？我努力找着男人的脸，他一脸微笑的看着我，我仍然看到了欲望，哈哈，对！只有他有资格不怕我，葵的一生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反抗着，反抗着世俗的一切，尽管他只得到了死亡。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没什么不好，这是一个无望的世界，我的葵他不属于这里。如果葵将要去地狱，我对那个男人举起枪。“那我就送你去天堂吧。

我被同时诊断患有精神病和爱滋病，我知道葵的家人在为我的生命努力着。我虽然没有进监狱但是依然被关了起来，我被强迫服下很多药物，我每天有超过20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偶尔清醒的时候我能看到人影晃动，耳边再没传来歌声，只有嘈杂的人类声音。我怀念那来自遥远的歌声，我好像看到了老妈。她在哭，不要哭。我只是要去一个地方与葵相聚。我只是替葵完成了他未完成的反抗。我用偶尔清醒的时候大声的笑。没有人笑我，他们都知道我疯了，我想只有疯子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林葵的母亲也来看我，我发现葵死了之后我却更加的了解了他。他是如此的爱着他的母亲。我朝他母亲大喊。“为什么不离开他！！你应该离婚！你快去！”他们把我摁倒给我打药，我重新陷入黑暗。

未定标题

我想念着葵，他们不让我去见葵。昏迷中只有人影在晃动，我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能和葵在一起。我让自己听话。表现好的时候我可以去楼下散步。我看着太阳，葵花永远是向着太阳的。我在葵死后和他相爱着，这不是限于性别的相爱。我真的是在葵死后才完整的理解了他。他说爱人要爱他（她）的一切包括性别，我当时骗了葵其实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翻覆不断的回忆着和葵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的理解和不理解，他的挣扎与原谅。他的挣扎与不原谅。他的痛苦与喜悦，他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最后还有爱。葵是多么爱着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我对着蓝天微笑。我也爱你们。我爱你们每一个人，这甚至包括罗翔。

我清醒所以我聪明，晚上我装做早早的睡着，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拔掉血管上的针头，割向自己的喉咙，妈妈请原谅我，我最爱的还是葵。